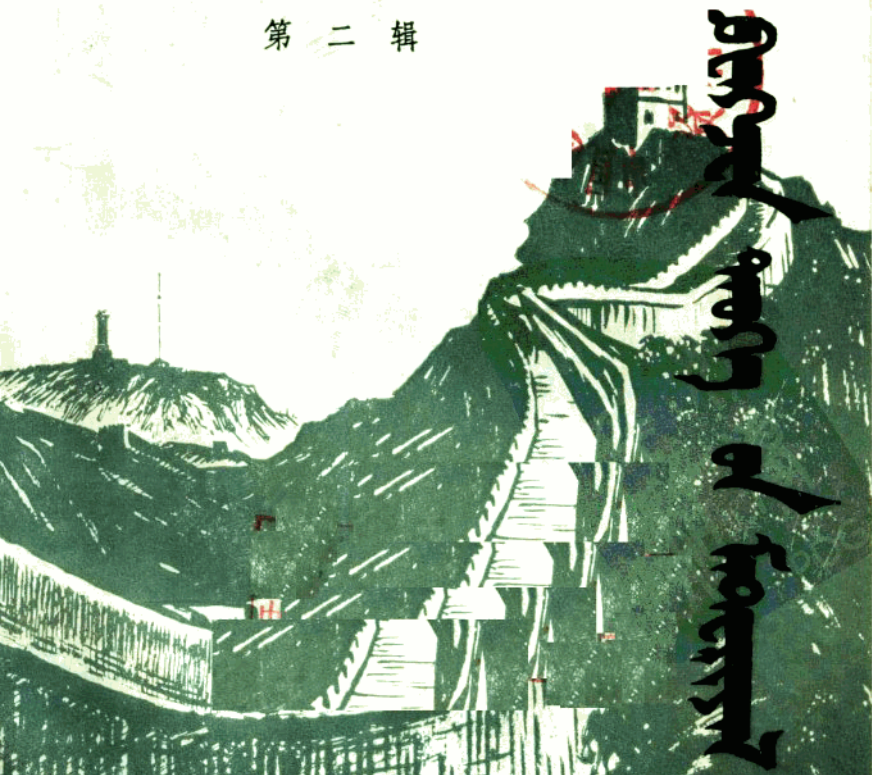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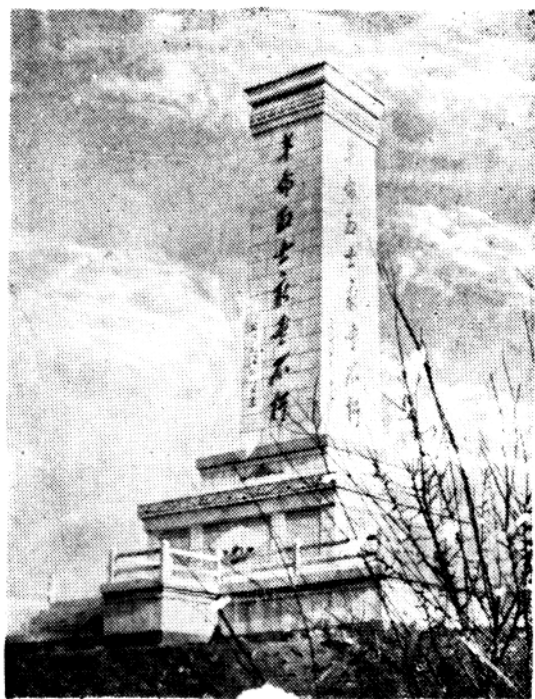
05.05

丰镇史料

第二辑



丰镇县《丰镇县志》编纂委员会



耸立在薛岗上的烈士纪念碑

周建岗 摄

文庙·水阁凉亭

王国珍摄



牛王庙

杨明声摄

目 录

· 革 命 史 ·

- 跟着党胜利前进.....贺芝林 忆述(1)
- 我在丰镇的时候.....陈介平 (15)
- 丰镇县革命烈士英烈传、英名录.....党史办 (180)
- 抗日战争时期警备六团在晋绥地区
 活动的回忆(节选).....韩创业 (172)
- 丰镇县第二次解放时期的城市工作.....兰 敏 忆述(84)
- 坚持斗争 迎接胜利.....林 东 忆述(78)
- 中共丰镇县委组织机构沿革简介.....县档案馆 (146)
- 战火纷飞的岁月.....郭佃元 忆述(36)
- 黎明前的战斗.....于生泉 忆述(103)
- 鱼水情深.....贾 福 忆述(113)
- 穷苦人的活路.....于见水 忆述(175)

• 志 乘 •

- 丰镇县垦务考察.....郝俊 (23)
- 丰镇县清朝时期教育.....丁德奎 (61)
- 丰镇县旧政权职官表.....县志办 (203)
- 丰镇县解放以后农业概况.....郝秉礼 (46)
- 隆盛庄清真寺简介.....秦芳 (90)
- 丰镇商会.....张勇 (70)
- 民国时期丰镇县医药卫生概略.....吴从清 (120)
- 日伪时期丰镇县行政机构设置.....米继文 (128)
- 隆盛庄六月二十四.....武根镇 (124)

• 小 资 料 •

- 日寇残害丰镇人民史料实录.....党办史 (139)
- 丰镇县解放前各种赋税介绍.....县志办 (99)
- 邓章风匣.....米继文 (77)

- 耸立在薛岗山顶的烈士纪念碑 (封二、照片)周建岗 摄
- 文庙、水阁凉亭 (封三、照片)王国珍 摄
- 牛王庙 (封三、照片)杨明声 摄

跟着党胜利前进

贺芝林 忆述

—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向整个华北长驱直入。这些披着人皮的豺狼奸淫烧杀，无恶不做，铁蹄所到之处血流成河，火光冲天，哭声动地。我的家乡也很快沦陷。那时我才十四岁，亲眼看见日本鬼子屠杀中国人的可怕而又悲惨的情景，从乡亲们那里还听说许许多多日本鬼子在天镇、阳高、丰镇杀害中国老百姓的事情，幼小的心灵里激起了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

当时，在战火遍地的中国，只有共产党积极抗日。一九三九年秋，贺龙同志领导的八路军一二〇师警备六团开到了离我们村不远的圪柳沟。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就象一团火，把庄稼人的心烧得热乎乎的。人们终于看到一缕红色的霞光冲破漫漫长夜，从天边升起来了。在这曙光的照耀下，年轻人纷纷投奔八路军，走上抗日最前线。这时，我已经在苦难中长到了十六岁。我再也不能忍受封建地主阶级和日本鬼子残酷的剥削和掠夺，再也不能忍受饥寒交迫的痛苦生活了。于是我告别亲人，到圪柳沟投奔八路军了。

十六岁，作为一个战士显然太小了。但是，我死缠活磨硬是当上了八路军。领导上先把我分配到一二〇师二旅警备六团团部当通讯员。那时，我个子很小，军装盖住了膝盖，就象穿了一件短大衣。但是，这是革命的军装，八路军战士的军装。我已经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了，我已经从我那个狭小的、苦难的家庭走进温暖的革命大家庭了！我高兴了，激动的泪水顺着脸颊不停地流。

真是无巧不成书，我上午当了兵，当晚就赶上打白烟图的日伪守敌。我跟着老战士们行进在战斗的行列里，一会儿传达命令，一会儿找向导，那密集的枪炮声，那振奋人心的冲锋号声，鼓舞着我勇敢战斗，鼓舞着我和老战士们一起夺取胜利。可是，我这个已经打了一次仗的战士还没有枪。这件事可真让人恼火。没有枪算什么战士！于是我噘着嘴，去找我们班长陈国富。陈国富笑着说：“我们成天行军打仗，爬山涉水，给你一支枪，你能背动吗？”

我满不在乎，扬着小脸儿说：“能！”

陈国富笑着点点头，真的给了我一支枪。我一看，是支八成新的“汉阳造”，高兴极了，背起来就跑。

老乡们爱把步枪叫作“七斤半”，言外之意，一支枪有七斤半重。这七斤半压在肩上一开始还没什么。可时间一长，压得你腰酸腿困，肩膀生疼，尤其在急行军的时候，这支步枪简直成了一门大炮，直压得我气也喘不过来。陈国富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笑咪咪地问：“怎么样？背得动吗？”

我咬咬牙，硬着头皮说：“背得动！”

陈国富笑了，“别逞能了！”说着，一把夺过我的枪，扛在他自个儿的肩上。望着他那张憨厚的笑脸，我心里甜丝丝的，第一次尝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我这个小战士不但班长关心，就连团长、政委对我也特别关心。那时候，我们常常东奔西跑，行军打仗。我虽然身体不错，

但毕竟是个十六岁的孩子。急行军一百二十里，对于我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可是每逢我累得汗流浹背，要掉队的时候，不是团长把战马让给我骑，就是政委给我一条马尾巴。这不但使我免于掉队，而且使我深深体会到，我们八路军官兵平等，是一支充满革命友情的好队伍。四十多年过去了，在我们这支革命队伍中，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小兵了。但我永远铭记着，当年的首长对我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久远铭记着我们这支革命队伍优良的传统和作风。我将为保持我们这支队伍的优良传统而努力。在以后的年代里，我当过通讯员、卫生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负伤后，做民兵工作，四四年，我被上级授于民兵英雄的称号，受到贺龙等首长的亲切接见。

二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日寇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我们根据地以后，乡亲们高兴得热泪奔流。我们胜利了，苦难的日子总算熬到了头。人民的心就象久旱的土地渴望着雨一样，渴望着和平。但是，抗战八年躲在峨嵋山上享清福的蒋介石，这时候却下山摘桃子，打内战来了。和平的幻想又成了五光十色的泡影。内战爆发了。

一九四六年一月，上级把我从晋西北调回绥蒙，分配到丰镇五区当农会主任。当时，大同外围已经全部解放，我军正集中兵力准备一举攻克大同城。组织上便决定由我带领担架队，随军作战。之后，傅作义部队包围了集宁。我主力部队撤离集宁之后，丰镇县委决定留我们区上所有干部，坚持在原地打游击。这当儿，五区出了个叛徒，名叫刘俊，是丰镇黑土台人。他早就蓄意投降国民党。一天晚上，趁五区区委副书记王永泉同志不注意，

下掉他手枪上的弹夹子。第二天，胁迫王永泉同志跟他一起投降敌人。老王自卫还击时，才发现弹夹子已经被刘俊偷走。他坚贞不屈，死不投降，被刘俊连打六枪，英勇牺牲。刘俊投降之后，随同敌军驻扎在隆盛庄，干尽了坏事。后来，被我骑兵旅生擒活捉，交给我们的之后，在新营子附近镇压了。这件事情对我们教育很大。我们认识到，艰苦、险恶的环境，很可能使我们队伍中的某些意志薄弱者动摇、叛变、投敌。从而使我们的革命事业受到损失。因此，我们必须时刻提高革命警惕，严防敌人从内部攻破我们的堡垒。

这以后，我们又撤回到后方，在山西朔县景平一带搞了诉苦“三查”。通过诉苦和“三查”，极大地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革命热情。在此基础上，我们又组成一支只有十个人的武工队，重返丰镇县东山打游击。当时，苏谦益同志正在山阴搞土改，担任工作团团长，十分需要有一支武装力量协助他们工作，于是，将我们十个人留下，在山阴县杨家庄等地搞土地改革。

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变革，对于千百年来的欺压、剥削贫苦农民的地主阶级，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濒于灭亡的封建地主阶级，以各种形式，向翻身农民展开了疯狂的反扑。“黑杀队”就是当时活动在我晋绥根据地边缘地区的一支反动地方武装。他们奸淫虏掠，杀人放火，破坏土改，迫害农会干部和家属，对翻身农民实行疯狂的报复，严重地危害着人民的利益。

有一天夜里，我们武工队的杨文江、寇桃等同志正在山阴县黄花梁杨家庄召开农会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会议，突然被黑杀队包围了。杨文江同志组织参加会议的农会干部迅速突围，冲出了那所院落。负责掩护的寇桃、农会主任、民兵队长三个人却被敌人围住，脱身不得。他们和敌人对打一个多小时，最后，寇桃同

志退进一间柴房。敌人冲到房顶上面，刨开房皮，企图活捉寇桃。寇桃非常勇敢，是个出名的小老虎，打起仗来真有股子不要命的劲头。他虽然只身一人，被三十多个敌人围在柴房里头，但他沉着、镇定，瞅准敌人的队长，呼地一枪打了过去，队长当即毙命。接着又是一枪，打死队长旁边另外一个敌人，这一群乌合之众见队长身亡，立刻抱头鼠窜，四散奔逃。寇桃越战越勇，一手提着一个手榴弹，一直把三十多个敌人追赶了半里多远。

我们当时驻扎在另外一个村庄。听说寇桃被围，急忙跑去营救。可是等我们到了杨家庄，村儿里鸦雀无声。我好生奇怪，朝天打了一枪，还是没有动静。后来一位老乡把我们领进那座刚才还在激战的院落，才见寇桃若无其事，正坐在炕头上抽烟。战友们平安相逢，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寇桃眉飞色舞地为战友们讲了一番他孤胆杀敌的故事，引得大家开心地欢笑起来。

三

一九四八年，我被任命为丰镇县五区的区长。鲁进同志是区委书记兼县大队中队长。我们上来之后，首先找到丰东工委书记王瑜山同志。王瑜山当时带着四五十个人，活动在浑源窑子一带的东山上。我们的任务十分明确：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实行土地改革，迎接全国解放。和王瑜山同志接头以后，我们就兵分几路，深入到群众中，扩充部队，扩大根据地。我们一开始分了三片。扬文江他们几个分了隆盛庄，罗占青分了张皋，我和鲁进同志分在官屯堡一带。

我们上来的时候，正是四八年春天，因为四七年遭灾，这一带老乡的生活特别艰苦。不要说山药、莜面，就连黑豆面糊糊也喝不开。经过分析、研究，我们认为，要想站住脚，首先就得发动群众，扎根串连，搞粗线条土改。但是，当时绥蒙地区还没有

解放，丰镇的国民党县长魏纯美又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一方面残酷地屠杀和镇压丰镇县倾向革命的人民群众，一方面疯狂叫嚣：只要他魏纯美在丰镇一天，就不允许共产党在丰镇活动。因此，群众一开始不敢接近我们，生怕我们一走，敌人再来反攻倒算。但群众毕竟是反对国民党压迫、向往革命、要求解放的，经过一番艰苦细致的工作，我们渐渐打开了局面。我们首先找贫下中农秘密串连，了解哪些地主家里有粮。然后把地主关起来，趁着夜色，把窖打开，连夜分粮。这样一来，群众没有后顾之忧了。他们积极协助我们开粮仓、斗地主，五区的工作很快就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地搞了起来。

群众有了饭吃，革命积极性愈发高涨，对我们提出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更加拥护。许多青年农民纷纷报名参加我们的武工队。因此，短短两个月，我们就扩充成一支一百多人的队伍。有了革命的武装就有了革命的本钱。我们的腰杆子硬了，贫下中农腰杆子也硬了，和敌人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粗线条土改同时在五区铺开。世代受压迫，受剥削的贫苦农民分到土地之后，那喜悦和激动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为保卫土地改革，为保卫已经夺得的胜利果实，他们纷纷拿起枪来，投入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斗争。这期间，在骑兵旅的配合之下，我们拔了国民党反动派设在大营子的据点。驻守在官屯堡的敌人慑于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也退避到元山子一带。我们在对九沟、浑源窑、官屯堡一带建立了丰东根据地。连成一片之后，又迅速向整个丰镇、凉城、集宁一带推进。魏纯美的狂妄叫嚣成了一句空话。我们不但在丰镇站住了脚，而且就在他的鼻子底下，大张旗鼓地搞土改，大张旗鼓地“招兵买马”，大张旗鼓地建立革命根据地。

为了进一步迅速扩大根据地，我们还对敌人内部展开了教育、争取、瓦解的政治攻势。官屯堡据点的敌人搬到元山子以后，敌人内部人心惶惶。加之，许多人本来就是穷苦出身，共产党的政

策和根据地的建立，给他们的家庭和亲属带来了直接的利益。因此，人心思变，势在必然。当时，元山子自卫队分队长于相勇和我从小一块儿搂柴拾粪，爬树上房，儿时的关系还算不错。我们决定对敌人实行政治瓦解，第一个目标就是他。我通过关系给他捎话，叫他回官屯堡与我面谈。于相勇果真应约回来，坐在家里等我。我和我的通讯员二虎进了他家，先把手枪扔到炕上，以解除他的戒备之心。（二虎腰里的手枪却上着顶门。而且我吩咐他随时做好准备，以应付突然事变）于相勇人还老实，谈话间，儿时旧情溢于言表，也深悔自己投靠国民党，走上歧途。我进一步给他讲解我们共产党的政策，劝告他只要赶快放下屠刀，站在人民一边，将功折罪，前途还是光明的。于相勇听从我的劝告，回据点后，经常偷偷写信，给我们提供情报。后来，他又带了三个人，回家务农，再也没有跟上国民党做坏事，算是走上了一条正路。于相勇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在敌人营垒中震动很大，很多人纷纷脱离国民党反动派，投奔革命，大大地削弱了敌人的势力。

国民党反动派虽然恶贯满盈，败局已定，但是，为了挽救残局，垂死挣扎，他们派出许多谍报人员，四处活动。这些家伙不但到处搜集我军情报，而且欺压百姓，敲诈勒索，为非作歹。为了巩固根据地，必须狠狠打击这些“谍报”。一九四八年五月，有个群众报告说，丰镇一区的南井村，有五个谍报活动。王瑜山同志让我带一个班，去活捉这几个坏蛋。我们急匆匆出发，很快赶到南井村，上房的上房，把门的把门，把五个“谍报”围了个严严实实。这几个家伙还蒙在鼓里，正有滋有味地大吃二喝，没有想到他们早就成了瓮中之鳖。我“叭！叭！”打了两枪，同志们一阵猛冲，缴了他们的械。以后，我们又多次活捉敌人的情报人员，把他们精心编织的谍报网打得七零八落，这时，县大队已经扩充到三百多人，县政府也正式成立了。丰镇县长是王梦桥。

丰镇县人民盼望已久的革命政权就这样在战火中诞生了。

四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挽救其彻底失败的命运，绞尽脑汁，费尽心机，麻痹人民群众的斗志，破坏我党领导的民主建政和土地改革运动，“九公道”就是他们当时利用的一个反动组织。这个“九公道”是一个充满封建迷信色彩的会道门。他们打着“普救众生”的旗号，建庙宇，设祭坛，训练布道人员，活动于丰镇南部及雁北地区的许多城镇和乡村。一时间，从热闹的集镇到偏僻的乡村，青烟缭绕，更鼓不绝，“九公道”徒喝符念咒，修练刀枪不入的本领。

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给参加这个组织的道徒每人发三颗手榴弹，一把大砍刀，派他们到我大同、阳高、丰镇游击根据地烧杀抢掠，疯狂地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为了保证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大阳丰县（大同、阳高、丰镇）和丰东县县委决定选择一股比较顽固的道匪，抓个典型，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教育和争取广大受蒙蔽的群众。经过反复研究，我们选择了十九梁的“九公道”。当时，大阳丰县大队有二、三百人，我们丰东县大队又派出四五十个人，浩浩荡荡，直奔十九梁。因为这是第一次和“刀枪不入”的“神兵”作战，许多年轻战士既激动又兴奋，而且充满了好奇，都想亲眼看看这些喝符念咒的家伙们到底有多大的本领。

天刚蒙蒙亮，我们便赶到十九梁，在村庄四周的森林和山峦中埋伏起来。由于“九公道”的反动宣传，当地许多老百姓对我们党和党所领导的部队持有怀疑态度。因此，每天晚上都集中在十九梁“避难”。这时，鸡叫三遍，他们都夹着破被烂袄，披着淡淡的霞光，向自己的村儿里走去。我们待外村的老乡们全部离

开十九梁，立刻形成一个包围圈，向集中在一个大庙里的“九公道”道徒发起进攻。

“九公道”道首慌忙吹哨集合道徒，那些鬼迷心窍的家伙们一边拿刀弄杖，寻手榴弹，一边不忘喝符念咒。机枪子弹打在大庙的土墙上，扑扑漱漱黄土直落。可这些家伙真的以为有“九公爷爷”保佑，个个生了铜头铁臂，呜哇乱叫，毫无惧色。我们的战士看了，不由得心里暗暗发笑。等他们把阎锡山发的那三颗手榴弹噼哩啪啦扔得差不多了，大伙儿便一声呐喊，冲进大庙，一枪打死了那个反动道首。这一枪打破了“九公道”刀枪不入的神话。众道徒一下傻了眼，乱了营，四处奔逃，只嫌腿短。有几个亡命之徒鼓起勇气，赤臂上阵，企图顽抗。我军战士手起刀落，这几个家伙转眼间成了刀下之鬼。

我军在十九梁大获全胜，极大地震动了方圆几百里的“九公道”徒。从前那些受蒙蔽受欺骗的群众再也不相信什么刀枪不入的胡说了，再也不相信蒋介石、阎锡山的反共宣传了。他们纷纷放下屠刀，真的“立地成佛”了。这为我们进一步巩固根据地，迎接整个绥东的解放扫除了又一个障碍。

五

一九四八年夏天，我军在取得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之后，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迅速向整个华北地区推进。到了八月，我军已经对塞上重镇集宁形成包围之势。解放集宁的战役已经准备就绪。这时，县委派我随三兵团作战，攻打集宁。任务是组织担架队，随军做战地救护工作。当时，根据地刚刚分得土地的翻身农民，革命热情空前高涨，迫切要求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因此，短短几天，我们就动员了上千名老乡，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担架队，随军出发。三兵团千军万马，

所向披靡，没费吹灰之力就解放了隆盛庄、土贵乌拉，然后把大部队驻扎在集宁城郊。我带领的担架队也在傍晚赶到了三号地、榆树湾一带。

我们站在小山上，透过浓重的夜色，凝望集宁城那闪烁闪烁的灯火。心想这灯火就象正处于敌人统治之下的集宁人民一双双充满希望之光的眼睛，焦急地望着我们。我的心一阵阵发热，盼望那太阳升起的明天快点到来，盼望赶快攻克这座兵家必争之地，解放那些受苦受难的人民。

信号弹象一颗颗红色的星，从空中划过。战斗打响了。密集的枪炮声响成了一片。战场上摸爬滚打整整十年，我已经是一个老战士了。从轻、重机枪、掷弹筒、枪榴弹交织而成的密集的火力网，我听出那是在进行着一场异常激烈、异常艰苦的战斗。我们站在山岗上焦急地等待着。没有多久，便从前沿阵地陆续抬下许多伤员。这些负了伤的战士虽然被抬下战场，鲜血还不断从伤口汩汩流出，但他们的心还留在战场。有的同志昏迷中还在高喊：“冲啊！冲啊！”

面对这些英雄的战士，许多老乡潸然泪下。

集宁战役打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我军才突破固守在城里敌人的防线，占领了这座城市。这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集宁第二次获得解放。攻克集宁，使整个华北战场的形势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傅作义妄图扭转失败的局面，迅速调集大批部队，又将已经被我军占领的集宁严严实实包围起来。我军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在占领集宁的当天晚上又撤出这座刚刚回到人民手中的城镇。

当时正值秋末换衣服的季节，因此敌人在集宁存有大批棉布和衣服。我们打进城以后，把这些物资全部缴获，除一部分随军带走之外，大批物资分散给担架队的老乡们，由他们随身带走。

我带着担架队的民工们，拂晓翻过卧龙岗。这时影影绰绰，已经看得见敌人的大部队又开进集宁城，这情景不由得使我们心

里头沉甸甸的。为了夺取这座城市，我们的战士流了多少鲜血，付出多大的代价啊！但是我们知道，人民终究会胜利的，集宁迟早会再回到我们手里。事实也确实象我们预料的那样，我军撤离集宁不久，便又回师强攻。经过激烈的战斗，一举攻克集宁。当我跟着大部队进入集宁城的时候，街头巷尾站满了欢迎的人群。集宁终于解放了。为了赢得集宁战役的胜利，多少劳动人民的优秀儿女献出宝贵的生命。我们将永远牢记这胜利的来之不易，把我们这座城市建设得更加美丽而努力奋斗！

解放之后，我们撤到现在的察右前旗旗杆梁。地委书记李林枝同志找我谈话，给我五个区干部，三十名战士，派我到丰镇二区当区长，开辟那里的工作。当时二区的情况比较复杂，区乡两级都有敌人的自卫队。比如麻迷图的张亮忠带着百十来个自卫队员，麦胡图芦金河也有百十来号人马。还有一个王敢年，手下也有八九十个人。除了这些自卫队之外，兵痞散匪多如牛毛。他们没有固定住处，到处乱窜，搞突然袭击。我们因为刚到这一带开辟工作，人地生疏，所以处境相当困难。但是我们牢记毛主席关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教导，先以麻迷图、麦胡图为立脚点，发动群众搞减租反霸，把大地主的财产没收了，分给贫苦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兄弟得到我们的救济，激动得热泪盈眶，积极参加我们的工作。剿匪反霸斗争搞得轰轰烈烈。张亮忠的自卫队被我们打散后，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当时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和敌人碰上了。一天常常能打好几仗。我记得有一回，我们到窝儿兔不浪。刚走到大黑沟，就碰上一股敌人。一阵好打，把这些家伙打了个七零八落。到窝儿兔不浪以后，我们刚刚在老乡的热炕头上坐下，水还没喝一碗，乡亲们就来报告，说敌人又来了。我们只得出去，叮叮当当，打了一阵，直到又把敌人打跑，才回来再喝我们那碗热茶，等我们喝了水，吃了饭，刚想躺下来休息休息，又有一股敌人窜

到窝儿兔不浪。行了一天军，打了一天仗的战士们，还得赶快冲出去，再和敌人拼杀一番。我们当时人并不多，只有三十七个同志。但是由于解放集宁，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还算不错。除了每人一支“三八式”外，还有一挺轻机枪，一个掷弹筒。有充足的弹药。同志们的战斗意志坚定，热情很高，因此，很快就打垮了张亮忠带领的这支自卫队，在麻迷图一带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当时，虽然集宁、丰镇已经解放，但这两个城镇周围的大片土地还是被国民党、蒋匪军残部以及土匪、流寇占领着。我们几十个人深入到二区腹部开辟工作以后，由于战事连绵，交通不便，土匪阻隔，环境艰苦，渐渐和上级失掉了联系。不但粮票、服装无法得到及时的供给和补充，就是对整个斗争形势和任务也不大了解。但是我们并没有因为这些困难就畏缩不前。我们决心依靠群众的支持，依靠自己的力量，把斗争坚持下去。我们继续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土匪流寇，维护社会治安，招募贫苦出身的青年参加我们的队伍，扩大根据地。潜伏在周围的敌人，对我们这支队伍恨得咬牙切齿，千方百计妄图吃掉我们。一九四九年冬，我们区五个干部到毛火儿沟征集公粮，大约深夜十二点，转移到西营子村，叫开一家人家，住了进去，没想到这家房东在土匪头子王敢年手下当过兵。这小子，大清早，天还没亮，就挎个箩头，装作捡粪的样子出了村子，一奔子跑到王敢年那儿告了密。王敢年的部队立刻赶来，把他们包围了个水泄不通。我们这五个区干部和敌人打了几十分钟，没能突破敌人重围。我当时正带着部队驻扎在阎家库联，听到敌人包围西营子的消息之后，立即带领部队，援救他们。可是等我们赶到西营子，那五个区干部，因保长王二从中说合，已经向敌人缴了枪。我们只得纵马疾驰，追赶这支土匪。因敌众我寡，（敌人近百名，我们只有十几个人）只有一个人被我们从马背上抢了过来，其他四人均被敌人裹胁而去。这件事对我们是一个沉重的教训，对我们队伍的力